



百家笔会

飘飞在古诗词里的风筝

汪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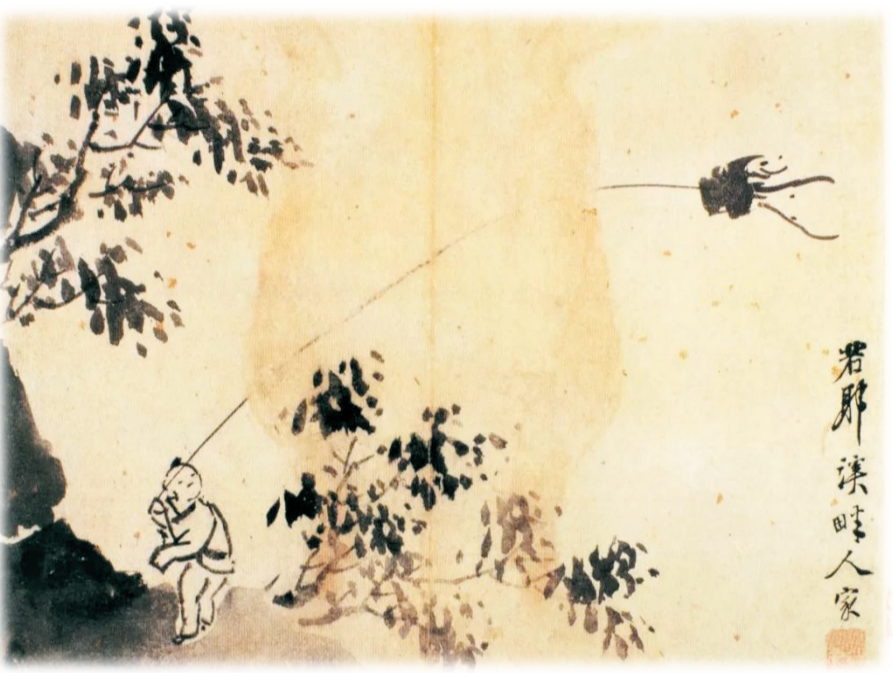
进入农历二月,东风渐暖,百花渐开,万物复苏,春天的气息早已扑面而来,又到了放风筝的美好时节。我国是风筝的故乡,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古时风筝,北方叫“鸢”,南方则称“鹞”,是我国最古老的传统工艺之一。“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关于风筝的古诗词,放风筝现已成为一项老少皆宜的体育娱乐活动。它既牵动着我们的视线,也维系着我们对美好快乐幸福生活的向往和憧憬。

在鲁迅先生的笔下,发芽的杨柳、吐蕾的山桃和天上的风筝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祥和。其实,在古诗词里,美丽、飘逸的风筝,也让人们在春天里无限仰望满是风筝的蓝色天空……

唐·高骈《风筝》:“夜静弦声响碧空,官商信任往来风。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移将别调中。”夜幕四合,万籁俱寂,忽闻风筝弦音响起,于碧空中悠悠飘扬。倾听风筝哨声恍惚好像成了断续的曲调,勉强

能一听了,但是风筝偏不如人意,又跟随着时缓时急的晚风变幻了曲调。宋·贺铸《局中归》:“晚凉退食无余事,坐与儿曹挽纸鸢。”心烧成灰不会这样,所以,园笑另外十三年。晚凉后食用没有其它事情,坐下来和孩子们拉着风筝。宋·陆游《题斋壁四首其四》:“出从父老观秧马,归伴儿童放纸鸢。”老人虽不一定牵线放飞,却分享到子孙的快乐。明·徐渭《风鸢图》:“柳条搓线絮搓绵,搓够千寻放纸鸢。消得春风多少力,带将儿女上青天。”明媚的春天,阳光笑呵呵的,喜鹊、黄鹂、布谷等各色鸟儿,聚在河滩翠柳林中开起了起音乐会;麦苗绿油油的,菜花金灿灿的,彩绘出三月的锦绣,正是踏青放风筝的好时节。

清·郭麟《竹枝词》:“一百四日小寒食,冶游争上白浪河,纸鸢儿子秋千女,乱比新来春燕多。”举目仰望,碧空如洗的蓝天上,蝴蝶、燕子、雄鹰、金鱼形态各异的风筝当空飞翔,赏心悦目。你看,清风中



天涯诗海

父亲的坚强

春宁

曾经是一堵墙,坚不可摧
为我们遮风挡雨,驱寒避凉
我们悠然成长
享受雨露阳光

再大的痛苦艰辛
他默默吞咽
永远是微笑
把牵念磨成我们的强壮

怕削弱我们的意志
怕遮蔽我们的远方
在我们面前,偶尔
还谦卑彷徨
您的坚强,有时让我们心伤
我们想真切看到您的软弱
告诉我们,您继承了这坚强
却总在面对您时,黯然神伤

鹰,要落下停歇
才能再次起航
飞向更高更远的地方
雷雨会为之鼓掌

生活记事

山中有美食

李晓

乡村月色

曹立杰

温柔的月
点亮了乡村的辽阔
淡雅清幽的村庄
在蛙鸣声里
述说着蜿蜒青山的庄重
和那土地深邃里的平和

月,是大地之灯
她那宽厚的胸膛
是竹影扶疏
乡愁的斑驳迷离

我在温柔恬静的梦里
回归村庄,回归山水
在一泓清泉里
细数寥落的星辰

我愿
在乡村的月色里
感受一草一木的情怀
在摇曳婆娑的时光
听晚风抚弄岁月的歌

月光辞

细碎的时光
慢慢的织就了我们的人生
我在一脉馨香里
寻找生命的初衷
是月牙儿在水里的清静
有着云影的倒影

我想应该有一种守候
是不会随着时间改变的
像故乡的景致
徘徊在纯蓝的天空
有着宁静的美

那缱绻的心事
在笔下清晰可见
像月光一样柔软
它一点一点丰盈着生活
为我酝酿生命的醇厚

其实,我应该懂得
一切都是寻常的
在过往的光阴里
那浅浅的欢喜,淡淡的哀愁
都如同月下的清词
有着欲说还休的沉静

山里的粉白槐花开了,胖嘟嘟地披挂在挤挤挨挨的树上,香透了整个大山。

这是芳菲的春天,山里最美的季节。徐哥在山里对我发出殷殷呼唤,快来山里吧,我给你准备了好多美食。

一群山鸡在丛林中优雅漫步,它们扑草捉虫,餐风饮露,采天地灵气,吸日月精华,根正苗红,血统纯正,那是徐哥养的山地跑鸡。这是徐哥在山里养的山鸡。

徐哥是那种从未刻意想起,但心里不曾忘记的人。

好,我去山里。山里天光,朝我发出一波一波的脉冲。在徐哥居住的山里,有一个巨大山洞,那里放着一本砖头厚的书,我读了一半,放在那儿是让我再去山里时,心无旁骛地读下去。在城里读这样的书,耐心受到干扰,常常是刷着网络,磨磨蹭蹭之中的阅读被切割成碎片化了。

小车穿梭在树丛掩映的蜿蜒山路上,我的肺叶被唤醒了,阔大成植物叶片状,贪婪地呼吸。

徐哥见了,跟我抬手打招呼,他正抡起斧头劈柴,木屑飞溅,木香

漫漫。

在徐哥抬头看我的一瞬间,我见他面色清明,一双眸子溪水般清亮。以前胖乎乎如弥勒佛的徐哥,这是他从城市来山里居住的第六个年头了。记得从城市启程的那个夏天,徐哥对我说,他把生意都交给儿子打理了,从今以后,他要在山里做一个纯粹的农人。

这些年,徐哥那个木栅栏围起来的小院子,也成为我的向往。徐哥在山里养了鸡鸭羊,城里友人去探望,他就杀了鸡鸭好好款待。

去年中秋夜,我去山里度过,一轮皎皎圆月如从天上湖水里沐浴出来,月色洒在群山中,徐哥对我轻声说,你这些年,一直没放弃在文字田园里耕耘,我尊重你的选择。我对徐哥点了点头,他懂我。

在院坝樟树下,徐哥用绵厚包浆的青石砌了柴火灶,常用老鼎罐在上面炖海带鸭、蒸糯米饭,一座山也香了。

我去山里那天,徐嫂用自家种的玉米喂鸡,一群咯咯叫的鸡,绕着一地金灿灿的玉米欢快啄食。徐哥指着一只鸡冠高耸的公鸡说,今晚就吃它吧。

徐哥杀了鸡,徐嫂把拔了毛的鸡在柴火上熏烤,烧至金黄,皮上有油浸滴出来了,再用山泉水洗净,在菜板上宰成小坨。

柴火灶里,熊熊柴火舔着大铁锅的锅底,徐哥在锅里加了姜蒜、八角、橘皮、豆瓣、料酒、老抽等佐料,把五花肉连同鸡肉一起翻炒,油烟腾腾,香气袅袅。

柴火灶里,一块老木燃烧中,突然劈啪一声响,似是燃得兴奋之中叫出了声。徐哥说,这是一棵上了年月的老槐树木。

记得徐哥对我说过,老树是有魂魄的。徐哥在山里,有时摩挲着从山民那里收来的老家具,恍惚中常感觉自己与那些老木血脉相通了。

柴火鸡熟了,我和徐哥徐嫂围坐在大铁锅边吃着。山地跑鸡吃着有些黏糊,嘴唇四周都是油亮亮的了。吃到中途,徐哥才突然想起说,你该喝一杯啊,我有泡的桑葚酒。

这么好吃的鸡,就来一杯吧。红彤彤的桑葚酒,在杯子里微微荡漾,看上一眼也觉得销魂。我喝一口酒,再吃上一坨鸡,酒香与肉香,在我心中酿成了山里月光。

喝到微醺处,一个本地山民提着一竹篮豆腐来了,上面用青青荷叶盖着,清香扑鼻。那山民说,知道徐哥这里有客人来,特地做了手工米豆腐送来尝一尝。把米豆腐切成小块放入柴火锅里煮熟,豆腐的清香裹挟了一身肉香,我吃了满满一碗。

夜风吹拂,我和徐哥躺在藤椅上,聊着聊着就沉默了。想起一句话,我们交往很深,可以一同陷入寂静里。我和徐哥一路交往下来,不咸也不淡,若即也若离,已经二十多年了。

深夜被山野里悠扬的虫鸣唤醒过一次,推开木窗,夜色里的空气,流淌着桂花浓香。徐哥告诉我,用槐花可做槐花饭、槐花饼。

再睡下,一觉就睡到万丈霞光披在了群山上,天空蓝得似要融化。咂咂嘴,还有昨夜吃的柴火鸡香。

上午,去山洞里找到了那本藏书,鸟鸣声中,我一气读了一百多页。平日里疲惫喧哗的肉身,在这样的慢阅读里,找到了归隐的去处。

离开山里时,一声嘹亮的鸡鸣划破夜空,蓝幽幽的天色柔柔荡漾开来,一眼望去,确实像湖水垂挂在天空中。

的一大乐事。清·吴我欧《美人风筝》:“花信几番凭妾寄,情丝一缕被郎牵。”风筝里还有泪水离别与相思。细线能牵千里远,一端系着在闺中的女子,一端系着离别的情郎。蓝天飘飘的风筝,给渴盼美满爱情的闺中女子带来渺渺的希望。

清·王蜀瑜《锦江花朝竹枝词》:“向晓晴曦挂头巅,和风吹透杏花天。莫嗔侍女偏多事,偷把红丝系纸鸢。”闺中千金携丫鬟一起放飞手中的纸鸢,说是放风筝,真实的意图只有她自己知道。想把自己的心思告诉心中所系之人,却又碍于颜面,难于启齿,即使是最近侍的侍女也得提防。抬头望天,想着云中寄来锦书。一个“偷”字把少女的那种羞涩之态凸现出来。

清·吴好山《笨拙俚言》:“微和澹澹锦官城,柳色青青天气晴。三较场中宽敞好,儿童逐队斗风筝。”趁东风,放飞着美好的心情!远近高低、颜色艳丽、造型优美的风筝。在蓝天白云下,草色泛碧,杨柳如烟,花事渐浓,随处可见手牵着风筝引线,或奔跑、或漫步、或时而仰望蓝天无忧无虑的孩童。

这些古诗词充分展示了春季放风筝的场景及风筝的历史文化内涵。其实,我国从隋唐开始,随着造纸业的快速发展,民间已开始用纸来裱糊风筝。《武林旧事》记载:“清明时节,人们到郊外放风筝,日暮方归。”唐代晚期,因为有人在风筝上加上了琴弦,风一吹就发出古筝那样的声音。据明代陈沂的《询乌录》云:“五代李邕于宫中作纸鸢,引线乘风为戏,后于鸢首,以竹为笛,使风入竹,声如筝鸣。”于是就有了“风筝”的叫法。唐·高骈《风筝》:“夜静弦声响碧空,官商信任往来风。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中。”高骈的这首诗充分印证了《询乌录》里的说法。

在古代,风筝还曾被广泛地应用于生活、科学研究和军事。而现在,随着风筝的文化日益,风筝也成为人们收藏的文化产品,更多的风筝被馆藏起来,仅供人们参观。

是谁的巧手织出的三月,是谁的纤指绣出的三月?

黎乡三月

黎乡的三月哟,怎这般鲜嫩,这般娇媚。摘来一片绿叶,轻轻吹起木叶的歌,山风里就流动出禾香草味的芬芳;横起鼻箫,箫孔里就淌出斑斓着山川的缤纷色泽……

这样的日子,幸福的竹竿放肆他的粗犷,掀起一潮又一潮歌声笑声,汇成鸟鸣溪唱的音韵,流向田野,流向村寨,流向三月的深处。

血性的木棉树,漫山遍野地,将染满黎乡情愫的寄语高高悬挂在枝头,红了山,红了水,红了黎乡人的日子。

呵,是黎乡人的巧手织出了三月,是黎乡人的纤指绣出了三月。

黎乡的三月啊,美了黎乡的人,也醉了远方的客人。

织黎锦

捻几缕朝霞,采几朵流云,轻轻地织,细细地挑,斑斓的锦缎开出一束又一束鲜艳的木棉花……

拈几片月光,挽几阵清风,轻轻地织,细细地挑,斑斓的锦缎流出一曲又一曲甘甜的恋曲……

把理想织进去,把憧憬织进去,织出黎家锦绣的河山。

把爱情织进去,把吉祥织进去,织就黎寨丰硕的梦想。

轻轻地织啊,细细地挑。黎家人啊,日日夜夜用勤劳的双手为自己的家乡锦上添花!

黄会儒

人生小记

青石缸

杨丛

出一日三餐,让我们吃得津津有味。母亲干活归来,立马从缸里舀出清水,将薯藤、牛皮菜等清洗干净,掺上玉米面、粗粮等饲料,用清水调配出饲料,让鸡儿吃得“咯咯咯”欢叫,猪儿吃得摇头摆尾。

天气闷热的夏天,和小伙伴们在外面玩打打闹闹口渴了,便一窝蜂冲进我家,用葫芦瓢舀一瓢水,咕咚咕咚一番牛饮。等候的小伙伴按捺不住,一把抢过接着喝。

上初中后,我接过了挑水重担,一有空,便往来奔挑水。刚开始,累得腰酸背痛,可看着家人吃着香甜的饭菜,舒适地冲洗着身体,美美地喝着山茶水,我感到累而快乐着,那是自食其力的快乐。

一缸缸清水,滋养着我们一家七口,也滋润着我们的心田。

后来,父母随我们到城里生活,青石缸被冷落下来。每次回老家看到它,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时光荏苒

母亲的燕子

乔兆军

乡民们喜欢燕子,记得小时候,村里就有许多起名叫燕子的小女孩儿。七九河开,八九燕来。春天掀开了门帘儿,燕子就要从南方飞回来了。母亲将院子打扫干净,屋子收拾清爽,就像是迎接出了趟远门回来的孩子。

燕子归来寻旧巢。某天,听得“唧”的一声宛转,燕子就轻轻地扑进了春意盎然的小院里。屋梁上闲置了一冬的巢,显得有些陈旧了,燕子夫妇双双齐心协力,花费不了多大功夫,旧巢就被修葺一新。

而新生代的燕子则要靠自己的力量另立门户,“小夫妻”俩进这家出那家,精心挑选着住址。母亲说,燕子不嫌贫爱富,但它只到好人家来筑窝。什么样的人家是“好人家”?乡民们自有一个评判标准,那就是对内父慈子孝,家庭和睦,对外与人为善,宽容大度的人家。

找到了合适的人家,燕子便开始

衔泥筑巢,像泥瓦匠一样,一层一层垒。燕子很聪明,一层垒完后,并不急于垒下一层,而是稍作休息,待泥土稍干了再次开工。几周时间,一个像菠萝外形的小巢便初具规模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不知哪一天,乳燕就破壳而出了。才孵出的乳燕全身无毛,肉嘟嘟的,实在说不上好看。它们扑闪着稚嫩的翅膀,互相推挤着,伸长脖子,争抢父母口中的食。

我小时十分淘气,但对燕子却敬而远之。母亲曾无数次地告诫我,谁要是捣毁了燕子窝,谁就会变成秃子,逮燕子玩会瞎眼的。长大后才知道,燕子在乡民心目中是吉祥、美好的象征,燕子还是保护庄稼的忠诚卫士,母亲是为了保护燕子才用这样的话来吓唬我的。

母亲说,我们就是她的燕子。母亲育有我们姐弟三人,姐姐远嫁他乡,弟弟在南方谋生,而我也是为了生活天南地北地流转,很少像燕子那

样准时在春暖花开的时候飞回来。年年与母亲做伴的,竟然是屋梁上的那窝燕子。

母亲去世后,老屋成了我思念的一部分。燕子归来寻旧巢,那越过春天的河流而来的,有没有我家的燕子?它又将依附于哪根屋梁?